

台
灣

沈亞

面具下的
独角戏

沈亞的梦 天使也动容

I247.5/S41

I247.5

S41

面具下的独脚戏

(台湾)沈亚 著

东南大学
图书馆藏书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

ZL142538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3373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沈亚作品系列
面具下的独脚戏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8.80 元

A

她失恋了！

寒冬中，朱丹毓垮着一张脸由学校冲回家，冷风将她的嫩颊冻得红通通，手指、脚趾也因末梢神经无法正常运作而变得僵硬，她却未能清楚感受外在环境的恶劣，纯纯芳心受到极大的打击，只想好好痛哭一番，发泄心中的郁闷。

飘到玄关，随意脱下球鞋，眼角瞥见老哥的球鞋也在。正好！她需要狗头军师为她分析失败的原因。

乒乒乓乓如抢匪入侵，踩过原木地板奔上二楼，门也没敲一下，似与里头的人有千仇万恨般用力推开。

刚打完篮球、欲换掉一身汗湿衣裳的朱彦驹被她的气势吓了一跳，长裤褪至大腿处，楞愣地看着怒火中烧的妹子。奇怪，他有得罪她吗？不然为何她会一脸气愤，一副档我考死的模样。

“我失恋了！”朱丹毓大声宣布，怒气腾腾的甩上们，大步来到朱彦驹面前。



光着臂膀、双手犹拉着长裤的朱彦驹怔了怔，有些不解她失恋关他啥事？又不是他抛弃她，不快回房去伤心哭泣，吃饱没事干跑来告诉他？不过为免表错情遭毒打一顿，他十分有兄妹爱的点点头，继续未完的换装动作。

“我失恋了耶，你到底有没有听到？”显然朱彦驹的反应令她不满意，她气得像只猴子东蹦西跳，就差没大肆破坏朱彦驹的狗窝。

“听到了。”为免着凉，朱彦驹套上套头毛衣，好整以暇地坐在床上待她细细道来。

“听到了你的反应未免太无情了吧？我知道了，你们男人全是一个样，以欺骗女人的感情为人生最大的成就，没个好东西。”朱丹毓双手抡拳用力地挥舞着，想像着眼前有千百个欠扁的臭男人任她宰割。

“喂！你则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，会被骗是你笨。”朱彦驹毫不同情她，还泼她冷水。

“我笨？！你说什么鬼话，明明是他坏。”心灵饱受创痛的朱丹毓赏了颗爆栗子给他。

“哎哟！好痛。”朱彦驹抱头鼠窜，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，不让朱丹毓有再打着他的机会。“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，你倒说说看，到底那人是怎么个坏法？”他揉着痛处问。

“李孟儒是我们学校音乐系的才子，从我入学后便对他，见钟情，经过多方面打听，好不容易得知他喜爱较为活泼开朗的



女孩，而我正符合他交女友的条件，心想是天助我也，只要我在校园中保持活跃，他肯定会注意到我。因此我加入社团，不断的表现自我，好不容易终于让他晓得有我这号人物的存在。接着我改采蚕食鲸吞的政策深入他心，于去年的那诞节鼓起勇气买票邀他一道参加舞会，我还准备在那晚送上那诞礼物向他表白；谁知当面送票给他，他竟连我的门票也骗走……”是谁说女追男隔层纱的？！她要抓那个人过来凌虐一番。

“他该不会是把票骗走改邀其他女孩吧？”朱彦驹推敲出可能的发展情况。

“没错，他是个大骗子，连屈屈一百元的门票都舍不得买，算啥男子汉？！”说到伤心处，朱丹毓愤恨的扬腿踢床柱泄恨。最可恶的是她竟被哄得一愣一愣的，直到结业式这天才由同学口中得知上了当。

朱彦驹差点笑出来，不过……妹子遭遇可怜，实不宜落井下石，唯有强忍住满腔的笑意，摆出正经的神色以表同情。

“你知道他邀请谁吗？”朱丹毓大手一挥，“很不小心”的扫下书桌上的台灯。

“匡当！”朱彦驹双肩微垮、半眯着眼哀悼他可怜且无辜的格灯阵亡。

“他竟然邀请外文系的系花、也就是我们的校花欧涵霓，欧涵霓耶！她压根与活泼开朗扯不上关系，他怎能言而无情地选上她？！”她承认欧涵霓美而媚二双眼似会勾魂摄魄，任自己投

胎一百次也及不上。可是李孟儒怎能说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？那她先前的努力岂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

“美女人人爱嘛，怎能怪他？”朱彦驹喃喃自诩。绝美的欧涵霓艳名四播，连他这个外校生听了旁人对她的描述都会心动的想行动，莫怪乎妹子暗恋的人会舍她而就欧涵霓。

“你说什么？不许你再帮李孟儒说话。长得平凡又如何？至少我有颗善良的心。”耳尖的朱丹毓听见朱彦驹的嘀咕，立即摆出晚娘面孔，不准他再说出贬低她的话来。

“是、是、是，会不会是你表达得不够明显？所以大才子不晓得你对他有意思，只好转移目标？”赶忙移转话题不谈欧涵霓的好，以免妹子上演全武行，使房内家具耗损更多。

“他会不晓得？！若他不懂我的暗示，那才枉费他是众所公认的才子。”她自认暗示得够明显了，连笨蛋都看得分明。

“你是怎么暗示他的？能不能做一遍给我看看？”他倒想知道妹子是如何追求心上人的。

“看清楚啊！”应观众要求，她重新表演一次，圆眼用力眨了四下。“怎样？够清楚了吧？”

“啥？完了？我怎会啥都没瞧见？”朱彦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地惊嚷。她确定她有表演吗？怎地他会有看没有懂？

“你眼睛脱窗啦！我表演得那么清楚还看不见。”朱丹毓“恰北北”地骂他，这回她更仔细、慎重地吩咐，“我再重新来一次，仔细看啊！”





面具下的独脚戏

朱彦驹颌首正襟危坐，焦点镇定在妹子身上不敢移动半分，深怕会再次错过精采表演。

“我——喜——欢——你——”随着眼皮的眨动，她配合着口白，显示给天资驽钝的老哥看。

“不会吧!?”朱彦驹震惊得想代她撞墙，她怎会想出如此蠢笨的方法来？是谁教她的？

“什么意思？”朱丹毓愣了愣，难道她的方法出了错？她自认为很完美，老哥为何会出现不敢相信的表情？

“亲爱的朱小妹，正常人见着你猛眨眼只会以为你的眼睛长针眼，哪晓得你是在告白？千万别告诉我你这一招是从少女漫画或是连续剧中学来的。”换作他是李孟儒，也会看不懂她的暗示。

朱丹毓双颊配红，不好意思承认被他猜中，她正是从少女漫画中现学现卖的。

“你干脆躲在树后或墙角当花痴偷偷望着他算了。”朱彦驹被她打败了，她真行！

“‘猪’小弟，你笑够了没？我正陷人失恋的低潮中，你不安慰我也就算了，还耻笑我，你配当人家的大哥吗？啥！为了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从此以后我都要叫你‘猪小弟’。”朱丹毓羞成怒，将唯一的兄长变为小弟。

“你这哪叫失恋？拜托你有点知识好吗？是你单恋的对象选择了别人，你们根本没谈恋爱，能说是失恋？还有，不许你叫我



“猪小弟”，否则我会扁你。猪小妹！”说扁她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，他不曾付诸行动。

“喔！你能叫我猪小妹，为何我不能叫你猪小弟？”朱丹毓不服地吼叫着。

“因为你确实是姓朱，也是我的小妹，不叫你朱小妹要叫啥？”朱彦驹当她是笨女孩地解释清楚。

“你去死啦！”火山爆发，朱丹毓全然忘记先前的悲伤，信手取过所有拿得到的东西往朱彦驹身上猛砸。

她的力道大到令朱彦驹落荒而逃。好男不跟坏女斗，何况他的力气比妹子大上许多，其动手打她恐怕会将她打得奄奄一息，且“正港”的男子汉岂能动手打女人？他可不想变成真正的“猪”。

朱彦驹像非洲上人在房内又跑又叫，紧随在后的则是手脚灵活兼泼辣无双的朱丹毓。

可怜的狗窝经此一役，正式沦为名副其实的猪窝。

冯韶音铁青着一张脸瞪视右眼挂着黑眼圈、全身布满淤青和抓痕的儿子，以及狼吞虎咽大啖晚餐、犹不知反省的女儿。

怪了！明明她怀孕的时间没比他人长，也没比较短，为何生出来的女儿会像个小野人般粗鲁又泼辣，全然不懂温柔为何



物，莫羊是她的教育方针出了差错？

唉！思及隔壁张太太就读中文系的女儿，便让她自惭形秽。张太太的女儿像由古代仕女图中走出来的美人儿，无论气质或言行举止皆是一等一的，朱家与张家紧邻，怎地她的女儿受不到半点熏陶、影响？难道姓朱的非得像个小猪仔吗？

为了改变女儿过动的个性，让冯韶音伤透脑筋，脑海中忽地响起张太太对女儿的嘲笑。不成！丹毓被张太太讥笑二十年了，好歹也得扳点面子回来才行，教张太太往后不敢小视她的宝贝女儿。

“丹毓，你明天开始放寒假了，妈咪帮你找了份好工作。”所幸她有先见之明，已经为女儿打点好一切。

“好啊！是什么工作？”朱丹毓嘴里塞满食物，口齿不清地问。心想母亲介绍的工作大抵是到速食店或加油站打工之类的。

“去养猪。”不怕死的朱彦驹斜嘴歪鼻子地插嘴道。

“靠你这头猪吗？”朱丹毓圆眼泛起危险的光芒，双掌动了动，准备再给朱彦驹惨痛的教训。

“彦驹！”冯韶音轻喝，要儿子多吃饭少说话，别在餐桌上惹麻烦，否则她会把他“电”得“金肆肆”。

“OK！请当我在说屁话。”深请求生之道的朱彦驹赶紧低下头扒饭入口。

“知道自己说的是屁话往后就少开口，免得熏死人。”朱丹

毓咬住他的话尾叨念了一句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都长大了，怎么还像小孩子成天打打闹闹的？教隔壁的张太太知晓又要笑话你们了。”今日一双儿女打架一事隔壁的约莫已经知情，明日铁定不能出门，否则遇上张太太免不了又是一番冷嘲热讽。

“夸可是为你们这群三姑六婆增添茶余饭后的话题，使你们的生活多些乐趣，你们应该感激才是。”遭取笑多年，朱丹毓早练就一身麻木功夫，管他张太太要哭要笑，切与她无关。

“甭跟我的说八道，我事先警告你，工作时认真点，别净嘻皮笑脸地说些浑话。”明知女儿说的话有几分道理，冯韶音硬是板着脸孔训诫宝贝女儿，期望女儿能守规矩。别再丢她的脸。

朱丹毓漾起皮皮的笑容，工作认真这点她能做到，但以她的个性要她一日不笑，简直会要了她的命。怎地，是啥工作需要成日板张死人脸？

“你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到别墅区去当知名画家的助手。”瞧出女儿的疑惑，冯韶音说明她的工作性质。

“不会吧？妈咪，我对画画一窍不通呢！”幸好此刻她嘴里没有食物，否则肯定会喷出来。

朱丹毓面有难色的望着母亲，期望母亲能打消要她当画家助手的念头。她浑身上下没有半点艺术细胞，可不想刚上工就因为破坏名家的画作惨遭解雇，这事若传出去铁定会笑掉众人的大牙，尤其是隔壁的张太太可能会把拉皮过的脸再笑出一堆





皱纹来。罪过、罪过。

真的吗？朱彦驹差点仰天狂笑，凭他妹子的条件能当画家的助手，猪都能翱翔上青天。

“你有几两重我会不晓得吗？”女儿没有鉴赏能力她岂会不知，朱丹毓对于绘画的了解程度低能到建国小程度都不如，倘若问她毕加索是啥？她大概会回答是咖啡。再问她清明上河图的画者为谁？得到的答案大概是张无忌而非张择端。为了培养女儿的良好气质，冯韶音铁了心要女儿待在画家身旁好好感染艺术气息，也许等学校开学后，她的宝贝女儿即会脱胎换骨，成为优雅的小淑女。冯韶音如是乐观地想。

“那……”朱丹毓兴旧的以为可以不用到画家那儿受罪。

“你还是得去。”冯韶音打碎她的愿望。“古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国画家，而你的工作不外乎是帮他磨墨、准备工具之类的，很轻松，不会难倒你的。”约莫知晓女儿所需要做的事项，关于国画她了解得亦不透彻。

“啊?!”朱丹毓张大嘴整个人呆住了。她以为是要当西洋画家的助手，结果却是国画家。不过磨墨对她而言并非难事，且整体工作内容对她来说满简单的，她应该能胜任不会被革职。

“哈！猪小妹要去当书僮？不好吧？她天生笨手笨脚的，恐怕会带衰，使古大帅的画卖不出去。妈咪，咱们不做善事也就算了，怎能做缺德之事？”朱彦驹终于受不了地大肆发表高论。

“猪八戒，你闭嘴！”朱丹毓额际青筋浮跳。虽然她的优点不



多,但至少没他说的差。气死她了!她怒极的把朱彦驹由猪小弟跃升为猪八戒。

“我偏要说,蚰‘猪’精。”朱彦驹说得正乐,怎会轻易放过她,他甚至恶劣的扮个鬼脸。

“可恶,我非揍死你不可。”母老虎发威,朱丹毓抡起拳头欲免费奉送“甜甜圈”让他吃个饱。

“够了,够了,你们吵了一天不嫌烦吗?”冯韶音着实被一双儿女打败了,从未见过如此酷爱争吵的兄妹,究竟她前辈子做了啥缺德事老天爷竟这么惩罚她?

“谁爱跟他(她)吵!”朱丹毓与朱彦驹异口同声地喊,互看一眼后又各自别开脸去。

居中调停的冯韶音摇摇头,这一对宝平日吵吵闹闹,对外倒挺有默契,似心有灵犀般讲出一样的话来。



朱丹毓穿着厚外套与一件洗得泛白的牛仔裤,足蹬一只宜排轮鞋,走上天桥、穿越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,优游自在地经过颇富盛名的艺术街坊,快意地欣赏尚未开门、但深具艺术气息的店面。

在寒风严酷的吹拂下,朱红的小嘴儿衬得俏脸更加青春洋溢。就外型而言,朱丹毓挤不进美女之林,充其量只能说是清秀

可爱，直率的个性让她给交不少异性朋友，曾经有不少人动过追求她的脑筋，可惜她天生少了根筋，瞧不出他人的意图而一视同仁，久而久之，那些人也就忘了先前的目的，真心与她交朋友，也因此大学两年的岁月中，除了暗恋别人之外，别无谈恋爱的经验。

如今回想起来满可惜的，若她聪明的懂得早积经验，今日快到手的鸭子也就不会飞了。唉！便宜了校花。

在朱丹毓捶胸惋惜之际，双足已迅速来到位于长街后的别墅区。望着一幢幢造型典雅优美的别墅，圆眼认真的盯着大门上的门牌，比对早上母亲塞给她的地址。

不是，不是，那位大师似乎住在更里。朱丹毓揉揉有些发痒的鼻头，双腿卖力地爬上斜坡，幸好这个坡道不陡，否则她大概会在半途因气力用尽而往下滑吧！

小嘴儿吐着热气，有些喘的望了手腕上的手表。糟！八点上班，现下已是七点五十八分，快迟到了。

都怪她一路上胡思乱想，净想那个欺骗她感情的大骗子，才会浪费掉宝贵的时间。上工第一天就迟到，恐怕会给大师不良的印象，说不定大师见着她会手一扬，要她滚蛋呢！

嘴巴忙碌的嘀咕，终于发现有幢别墅如“鹤立鸡群”，在满是西式建筑的别墅之中更显得中式的优雅与朴实，她心下大喜，百分之百确定绝对是它没错。

踩着由碎石铺成的小路，欣赏着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长

排翠录竹林，来到未红的大门前，她饶富兴味地敲着狮型门环，眼角瞄见古朴木门上写的门号。

哈！没错！艺术家合该有属于艺术家的脾气，连住的地方部与众不同。小手顽皮的画过砖墙，望着沾在手上的红灰，喔，是真砖吆！

没半响光景，便有人前来应门，未门“咿呀”地拉开，映人眼帘的是个身穿棕衫与牛仔裤的年轻男子。朱丹毓没忽略他将一头长发以象皮圈随意束起。他大概是前来向古大师习画的人吧！朱丹毓如是猜测。

在她打量男子的同时，男子同样由头到脚仔细地看过她一遍，眉头轻攒了下，似乎对她不甚满意。

“你好，我是来当古……”糟！忘了大师的名下，拿起纸条快速浏览一适才继续说道：“苍铎先生的助手，我叫朱丹毓。”

说助手是好听点，实际上就是打杂的。

“进来吧！”发觉与她杵在门口不甚理想，便须着朱丹毓进门，顺手扔下一句，“顺手关门。”

朱丹毓乖乖的把厚重的木门阖，好笑的看着横木做成的门闩，大师真的根古怪，光用横木锁门怎能抵挡小偷光顾？不过初到此地没她发言的份，她安分的闭上嘴巴，心想待她跟古大师混熟后再给大师建议吧！

步入屋内后，穿过光秃的木棉树，她好奇的望望四周，大师不是普通的热爱植物，一排排灌木丛恣意生长，不愧是国画大



师，喜好大自然。

屋内的摆设非她所预期的古意，所有现代家电用品一应俱全，在步入人造幢别墅前她便有了先人为主的观念，以为大师不屑用科技产品，结果事实证明她错了，下回记得莫以“貌”取人。

“请坐。”男子倒了杯茶给她，饱含研究的目光不曾离开过朱丹毓身上，他在考量朱丹毓是否能胜任助手的工作。

“请问古苍铎先生在家吗？”她老实不客气的喝下香味四溢、热气腾胜的龙井。来了老半天，除了引路的学徒外，别无他人，千万别告诉她大师出门去了。

“就在你眼前。”古苍铎以低沉浑厚的嗓音回答道。

“哈?!怎会是你?你不是学徒吗?别跟我开玩笑。”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，最后口光怀疑的停留在男子身上，压根不信他会是母亲口中的名画家。

开玩笑，尽管她不懂画，至少也知道所谓的名画家不是满头白发，就是蓄着侵胡、穿着唐装，眼前这名男子任地左看看、上看下看，全身上下没有半点符合她心目中名画家的形象。更何况这名男子身材健壮，毫无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如果他骗她他是个雕刻家，或许会来得有说服力一些。

“你以这么无情无事，净爱找人开玩笑吗？”她的态度让古苍铎决意马上请她回家，他要的不是思想慢异、受不得半点委屈的新新人类。“请回吧！我想你不能胜任助手的工作。”

“不要这么无情嘛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哪晓得声名远播的古大师是长得如此英俊洒蒲、英明神武、年轻有为……”为了保住工作，朱丹毓苦着脸净说好话讨好他，会相信他是真正的古苍铎全是因为他一番辞退的话，她又再次以貌取人了，不能记取教训，令她有点气馁。

“口蜜腹剑。”古苍铎淡然批评她过于谄媚的态度。

“是，是，我还小头锐面。”面对掌管“杀大权的老板”，朱丹毓再也嚣张不起来，连番称是不敢说个不字。为了挽回面子，不让老哥有嘲笑她的机会，她死也要争取留下的机会。

“我看你不像是美术系的学生，不是吗？”他被她的话打败了！头一回遇见有人会为了一份薪资微薄的工作彻底诋毁自己。而且他也没有自得意满的以为朱丹毓非要这份工作不可。

“我的确不是，可是磨墨不是难事啊！我小学三年级就会了。”在上书法课时，尽管她书法写得像鬼画符，但磨出来的墨至少够黑，上得了格面。

“那你懂得如何煮鹿胶与煎炼明矾吗？”他故意刁难朱丹毓，问较专业的问题，欲要她知难而退。

鹿胶？！是胶水的一种吗？而明矾又是做啥用的？朱丹毓小脸纠结在一块儿，抓破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她讷讷的回视古苍铎，干涩地一笑，对方存心刁难，要保住工作谈何容易。

“既然如此，请回。”根好，她不能再死皮赖脸想留下了。

“不行，古先生、古大师，我求求你，让我工作吧！我会认真

